

唐薇主编

难以置信的双重身份
让我不由自主接受了你的爱情游戏

花季梦蝶

第一辑

爱情实验室之——

变身情人

金萱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065

花夢蝶

第二輯

065

变身情人

金萱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季梦想彩蝶·第1辑/张耀天,唐薇主编.——长春:
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1.9
ISBN 7-80606-506-7

I. 花... II. ①张... ②唐... III. 故事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1046号

花季梦想彩蝶·第1辑

HUAJIMENGXIANGCAIDIE·DIYIJI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387)

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

印数:1—3200册

2001年11月第1版

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张耀天

责任校对:何丽

版式设计:祁中

封面设计:祁中

ISBN 7-80606-506-7/I·50

定价:900.00元 (全1—200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



在我无助时
你拴到了我
在我徬徨时
你给了我光明
无法回报
但我知道
我这一生只会对你好

内文简介

怎么那么多人叫“杜宇宸”？
捡到的小弟、总裁，连眼前的男人都叫——
“杜宇宸”，啥！他就是总裁？
自那一天，他莫名带她去吃午餐后，
她所有的空间就少不了他，
只是她不懂他为何非要自己嫁他不可？
没想到谜底的背后竟是不可思议的荒谬，
他竟是她捡到的“杜小弟”？完了！
和他相处的那三天，她的“开放”不就……哎！
可是她不确定他的心是否在她身上啊……

不小心吃到糊涂老爸的实验品，
身体竟一下子从二十八岁的成熟男人，
变为七、八岁的小男孩！无家可归之际，
被她捡回家，怎知竟惨遭“失身”？
看也被看光，摸也被摸光，男人自尊殆尽，
“悲恸”之余，他决定她是他今生的新娘了！

第一章

杜宇宸皱起眉心看着门上的红色指标，这指标告诉他屋内现在是浓烟密度百分之八十，呃，不算高，只是能呛死人而已。

他哀叹一声，捏着从小就已经被自己捏得高挺傲人的鼻子，就这一点，他不知是该感谢他老爸还是该恨他，因为没有他“三不五时”的把家里弄得“乌烟瘴气”，他也不会会有个如此高挺傲人的鼻子。

所以不能有怨言，他习惯性的一气呵成，打开大门，关上大门，迅速走向壁橱，将“防烟面具”戴上，最后打开屋内的“空气除烟干净机”，然后他喘口大气，笔直的朝实验室里的“罪魁祸首”兴师问罪去。

一踏进研究室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杜宇宸用力的将研究室的门关上，就是他老爸常常忘了关门，才会把屋子弄得一团糟。

“老爸！”他大叫了一声，见沉迷于实验中的父亲依然没反应，于是便毫无预警的走上前去——其实预警也没用不是吗？毕竟刚才那声关门父亲都没听到了，那他还预警个屁，所以他拿下了面具

对准父亲的耳朵——

“老爸！”他大吼一声以宣告自己的到来。

一声巨吼惊吓了全神贯注的杜明一大跳，原本在手上的烧杯一个不稳掉到桌面，撞上了培养皿中的粉红色液体，部分粉红色液体因而泼洒了起来，却好死不死的正中杜宇宸张开大叫还未及阖上的“大嘴”中，而其他的则混合桌面红的、蓝的、绿的液体散布一片。

还未来得及兴师问罪的杜宇宸，只觉口中一甜，不明就里的，人已昏了过去。

“我的天啊！”杜明大叫一声，瞪着被烧杯打翻、打乱的桌面，他欲哭无泪的哀悼着这几个月的辛苦成果全泡汤了，他气愤的回头开骂：“你这不肖子……”

“咦？”他突然停住了口，只见他那天才儿子正笔直的躺卧在地板上。

“喂，小子，起来别演戏了。”杜明不客气的抬腿踢了踢地板上的杜宇宸，口里直嚷嚷的叫着。

一踢、二踢、三踢，咦？没反应，他记得儿子的个性根本不是“任人宰割”型的嘛！怎么这回……

杜明皱起眉蹲了下去，“小子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轻问。

看着毫无反应的杜宇宸，杜明开始紧张了，因为以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那时造成的结果是让这小子昏迷了三天，害他差点没被吓死就是

差点被老婆大人骂死，而今天……

“小子，你可别吓你老爸呀！你不知道老爸的心脏不好，禁不起吓吗？小子，别闹了快起来，都已经是二十八岁的大人了，别像个小孩子一样赖在地板上。小子，你起来好不好？老爸答应你半个月不做实验了好吗？”

见杜宇宸仍没反应，他继续说：“那么一个月？小子，这可是老爸最大的容忍极限了，你听到了没？小子，你还不起来？小子，老爸要你起来听到了没有？如果你不起来，我保证每天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，让你受不了！”杜明威胁加利诱的说。

但杜宇宸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

看着丝毫不为所动的儿子，杜明担心的查看儿子身上四周，终于，他在杜宇宸的嘴边看到了一滴点的异样——粉红色的液体！

眨眼间，血色顿从杜明脸上褪去，“不会吧！？小子，你别吓老爸呀！”惨白着脸，他摇晃着杜宇宸，口里叫着。

拜托，不要是他想像的情形发生，因为这回再发生事端，他准会被老婆大人“休夫”的！喔，拜托，不要呀！杜明在心里哀叫着。



“哦——”伸个懒腰，一声低吟从杜宇宸口里吐出，坐起身，他只觉头脑涨涨、双眼朦胧，“记得

昨天没喝酒呀！怎么好像有宿醉的感觉？”他口里念念有词的说，双手揉压着太阳穴，然后头重脚轻的下床朝浴室走去。

他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？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他就是觉得——不对劲。

一踏进浴室，杜宇宸觉得更奇怪了，为什么整个浴室好像变大了？马桶变大了，洗手台变大了，就连挂在墙上的镜子都好像变大变高了？抬头看着门把，他皱紧了眉，难不成他走进“大人国”了？

摇摇头，杜宇宸自嘲的告诉自己，“都醉成这样了，还说没喝酒！”

也许洗把脸会清醒些才对，走近洗手台，他瞪着变高变大的木台子，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眉头更紧了，抬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他——呆住了！

半晌后，杜宇宸开始对镜子挤眉弄眼，又是挥手又是摇头的，而镜子内的人也自然的回应着他挥手、摇头，但一见结果，他的脸色却益发惨白，没多久，一声怒吼从他的喉咙冲出——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！？”



在客厅里，杜氏父子各自占着一张沙发对峙着。

“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杜宇宸狠狠的

瞪着眼前那畏畏缩缩的男人，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生他、养他的父亲——杜明。

在台湾，杜氏的“圣堂企业”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、数一数二的家族企业，从杜宇宸爷爷的爷爷起家，到他爷爷的发扬光大，杜家始终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只可惜富不过三代，圣堂企业传到第三代掌门人杜明手上后，经济的不景气再加上杜明的无心经营，营运渐走下坡，甚至多次差点宣告破产倒闭，而之所以能幸免于难，全都靠一个人——杜宇宸。

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上天为补足杜明这个商业智障，才让他生了杜宇宸这个商业奇葩。

杜宇宸十八岁便入主圣堂企业，成为圣堂企业内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，至今十年的时间，他不仅挽救了圣堂企业的危机，更将圣堂企业带向全盛时期的高峰，从此杜宇宸简直成了奇迹与成功的代名词。

然而，对于杜宇宸而言，重整圣堂的艰辛却永远比不上诱导“为老不尊”的父亲——杜明来得困难！

“你说话呀！”杜宇宸见他只是低头，遂生气的大吼着。

“你别那么大声嘛！我是你爸耶！”杜明差点没被自己儿子的怒吼给惊跳起来，他有些委屈的说。

“我爸？亏你还记得我是我爸！每次你制造麻烦时却都是我在后面替你擦屁股、收拾残局！为什么平常惹是生非时，你不说我是我爸？偏要在这时候说？”杜宇宸嗤之以鼻的问他。

杜明对他的指控瑟缩了一下，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只因为他知道自己儿子说的都是实话。

“现在你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事？”看着父亲在自己眼前瑟缩着，杜宇宸不忍继续压迫，只好缓下口气，平心静气的问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杜明低头轻说。

“不知道！？”杜宇宸吼了出来，见到父亲被自己吼声吓得几乎要缩成一团，他只好再度压下怒气、放低音量、缓和激动情绪，然后冷静的问：“你这声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……好像不小心吃到我研究的东西，这个‘粉红纯’是我今天才研究组合成的，那是制‘长生不老丹’的基本原料之一……”

“等等，我什么时候又吃了你研究的东西了？”杜宇宸皱眉问。

“我……我想是下午你进我研究室的时候。那时候我被你吓一跳不小心把手上的东西掉落在桌面上，而桌面的液体因撞击而泼洒出，好像不小心洒入你口中……”

杜宇宸蹙眉回想，他不记得有这回事，但等等……他当时好像有尝到一种甜甜的东西，“你说的

那东西味道是不是甜甜的？”他打断问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杜明顿了顿，然后很慎重其事的点头说：“我想应该是吧！因为我用了不少‘丰年果糖’……”

杜宇宸听了差点没气昏，他翻了个白眼瞪着父亲，“停，我不管你用了什么，只要你快想办法让我恢复就好了。”

“恢复？”杜明摇了摇头。

杜宇宸一看霎时刷白了脸，“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没办法……”

“没办法！？”杜宇宸尖锐的叫出声，“什么叫没办法？你给我说清楚！”他危险的起身逼近自己父亲。

“不……不是没办法。”杜明急忙解释，“不过你总要给我时间去研制解药嘛！”

“你要多久的时间才能研制出来？”杜宇宸停止前进，瞪着他问。

杜明胆怯的伸出一根手指。

呼了口气，杜宇宸心喜的说：“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么？那真是太……”看到杜明摇着头，他停顿了下来，“不是一个小时，那么是一天了？”他扬起眉毛问。

杜明盯着他看，然后又缓缓的摇着头。

再次看到摇头，杜宇宸的脸色慢慢变了，“不

是一天,那是一个星期不成?”盯着自己父亲,他冷冷的说。

看着脸色已近黑紫的儿子,杜明感到自己的心脏快要麻痹了,他实在很想点头,但一时的瞒骗对他没有任何好处,所以抱着明知“死路一条”也要闯闯的心态,他咽下口水,咬着牙再度摇头。

“摇头?你竟敢摇头!”杜宇宸勃然大怒的吼着,“难道是一年!?你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让我恢复?要一年才能让我恢复原状?你说话呀!”

“没有……只……只要一个月,一个月就行了。”杜明吓死了,他急如星火的安抚着杜宇宸。

“一个月!?你竟然敢说一个月就行了?你要我这一个月怎么过?不能去上班、不能出门、更不能去约会,你要我把公司丢在那不闻不问一个月吗?”杜宇宸逼近问。

“你……你可以打电话去指挥……”杜明被吓住了,他背脊挺直贴平椅背,亡羊补牢的说。

“打电话?以我这个声音?”杜宇宸眯眼问着父亲。

杜明吞了吞口水,是呀!他怎么把最重要的事实给忘了?现在站在他眼前的人,根本不是早上进入他实验室中,有二十八岁的成熟稳重、英俊潇洒、迷人嗓音、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的儿子。

现在在他前方的只是一个七、八岁大的小男孩,有着七、八岁的幼稚嗓音呀!

一个有着二十八岁心智、想法，却有着七、八岁外表的“成熟小男人”，多可怕的组合呀！可是这个人是他儿子，不是别人，而且造成这结果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他杜明吗？

“难道就要我这个样子闷在家里一个月吗？”杜宇宸哀戚的说。

他真是命苦呀！别人有着赚钱养家的爸爸，而他却有着花钱如水的父亲；别人有着可以解决困难的父亲，而他却有着制造万难要他解决的生父！更狠的是，老爸这次竟找到他头上来，这是招谁惹谁呀？他为什么要投错胎呢？可恨呀，可恨！

“不可以，你不能待在家里。”杜明略微激动的反对。

“不能待在家里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杜宇宸恶狠狠的盯着他看。

“呃……你……你妈明天就要玩回来了，我们……不能让她看到你变成这样，她会……她会受不了的，对，她会受不了的！”杜明拿出最有力的原因。

“哼，讲得真好听！”杜宇宸一下就搓破他的气球，冷笑的说，“我看你是怕被妈知道你让我变成这样，妈会将你的实验室一把火给烧了吧！”

“我……我是为你着想呀！如果你妈把我的实验室给烧了，那我不是制不出解药让你恢复了吗？”杜明强词夺理的说。

“是吗？那我叫妈等你一个月，等你制出解药后，再把实验室烧掉好了。”杜宇宸假惺惺的笑着说。

“不行……”杜明差点没尖叫，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命呀！没有实验室他准活不久的，“儿子，你就行行好嘛！你知道我没什么不良嗜好，就只爱闷在那个实验室里做些无伤大雅的小实验而已……”

“无伤大雅的小实验？”杜宇宸一字一顿的眯眼问，“你是说把我弄成这样只是无伤大雅的事？”

“咳……”杜明干咳着，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，这回是不小心的，下不为例好不好？”他讨好的说。

“下不为例？你还想要有下次？”杜宇宸怒吼。

“没……那我发誓绝不再犯。”杜明吓得忙手指朝天的做发誓状。

杜宇宸看着他叹了口气，再低头看着自己身上“不伦不类”的穿着，遂告诉他，“可以麻烦你出门去帮我买套衣服——我现在可以穿的衣服吗？”他嫌恶的说：“我柜子内没有一件衣服适合我穿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！”杜明高兴的跳了起来往外冲，刚看到儿子叹气的样子他就知道没事了。

“老爸。”杜宇宸叫住他，“你有没有带钱呀？”

“哦，你不说我倒差点忘了。”杜明讪笑的走回来，“给我一点钱吧！”脸不红、气不喘的，他伸手到

杜宇宸面前说。

“唉！真不知道谁是谁的爸爸。”杜宇宸摇头叹气的从口袋里掏出皮夹，抽出一叠钞票递给他。

“当然是我了！”杜明快速的说，接过钱他走到大门前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了下来，“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要离开？”

“你就这么希望我滚蛋吗？”杜宇宸语含火药味的回问他，没等杜明回答，他便叹息的继续说：“你要赶我走，至少也得等你把衣服买回来，等我过了今晚后再赶可以吗？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我从不知道我如此惹你嫌。”

“小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杜明慌忙的想解释。

“算了，毕竟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还是快去快回吧！”杜宇宸不想搭理他，挥挥手后转身回房。

他得写封信告诉自己的秘书，他有事要休假一个月；他还得收拾一些随身要用的东西才行，因为明天开始，他就得一个人孤军奋斗的过一个月，而且重要的是他是以一个小男孩的身分过活！

唉，什么样的父亲嘛！唉，前途茫茫呀！



殷暄梅前脚才踏进鞋店，就见汪正华后脚跟了进来，皱起眉头，她可怜自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！

“嘿!二号痴情男报到了!”严铃君撞了她的肩膀一下,对她挤眉弄眼的说。

“你别无聊行吗?”殷暄梅白了她一眼,准备一头钻进仓库,来个眼不见为净!

这个严铃君没事最爱胡搞瞎搞,而且如果不幸被她掺一脚,往往都会无事变小事、小事变大事,所以对于她,大家总是又爱又怕。

“嘿!等等,你要去哪?”一把拉住她,严铃君一脸明知故问的促狭。

“厕所!”殷暄梅没好气的回她一句,瞪着她拉住自己衣袖的手,“你还不放手?”她语气凶悍的说。

“厕所?五分钟前你才刚从厕所出来,现在又要去?又不是得膀胱炎,你想骗谁呀?”严铃君笑她,遂又唉声叹气的说:“看在二号痴情男一星期买三双鞋的份上,你好歹也去招呼人家一下,别把他当成了瘟疫,见着就逃嘛!”

“人家有名有姓,你别把他们编上号码可以吗?什么一号二号的!”殷暄梅瞪了她一眼。

“嘿,人家都不介意了,你干么多此一举替他抗议?对不对二号?”严铃君撇撇嘴角说,见汪正华走近,她顺势的问了他一句。

“什么?”汪正华一头雾水的问。

“你只要回答对就好了。”严铃君瞪他一眼专制的说。